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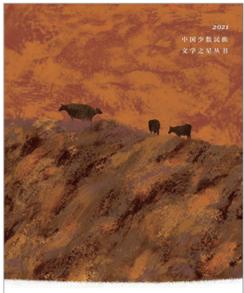
“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”丛书专栏

创作谈

《请喝一碗哈图布其的酒》一书中的短篇小说,风格各有不同,就像一棵树上结满了沙果、沙棘果,又结了苹果、山杏、柿子和梨。这并非是因为我多热衷于嫁接,而是因为不同的故事需要不同的腔调叙述,不同的腔调需要对应不同的口型。而最终,这些故事对应的是我不同阶段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,因此也决定了我对这个世界的各种不同的认知。

草原,或草原之外

海勒根那(蒙古族)



畏之心,不守任何天条和规则的无限贪欲之心。本书中,《蒸汽火车呼啸而过》是个特例,它是我听来的故事,那个叫做“平安”的少年后来并不平安,他随蒸汽火车滚滚而去,也象征着一个年代和纯真的爱情一去不返。

书名借用的是内中一个短篇的名字,这是我十分难得的一篇阳光灿烂的小说。在此之前,我的很多作品都充满忧郁、忧患和忧伤。2019年我随内蒙古文艺家团体去兴安盟哈图布其嘎查采风,在那里,我欣喜地看到了国家民生工程成果,看到了牧村红墙蓝瓦、街道硬化,道两旁园艺树整齐茂盛,原来城市才有的“华灯初上”也来到这里安家落户;农牧民脱贫致富,脸上都挂着乐观的笑容。没有什么比这些更让我高兴的了。而且不仅仅是民生,还有生态环境,我看到山青水绿,草原植被正在恢复,鸟儿和野生动物正在回归。这多么难能可贵,国家向好,百姓安居乐业,这正是杜甫在诗中盼望的。当时我想,要是杜甫来到今天的哈图布其,一定会像李白那样“会须一饮三百杯”,可转念又想,杜甫是中原人,不可能来到塞外。要么就是一个蒙古人穿越到现在吧,他来到眼前的哈图布其时,会是什么情形呢?当乡亲们说“请喝一碗哈图布其的酒”时,他一高兴就会痛快,就会把牧村所有的酒都喝光,那是“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的酒,是“迟日江山丽,春风花草香”的酒。这篇小小说为我赢得了一些荣誉,曾被《新华文摘》《小说选刊》《长江文艺·好小说》等转载,荣登年度中国小小说学会短篇小说排行榜,获得了《民族文学》年度奖。荣誉都是意外,在写小说的时候从没有想过,我当时只想把今天的牧村现状写出来,让古人看一看。

如果说“哈图布其的酒”是对新时代农村牧区的景色写生,是一颗光鲜亮丽的苹果,那么《放生马》就是一个牧人的内心所在,是一粒粒透落地的沙棘果。老牧人执意要将一匹服役多年的老马放生,其实也是在放生自己辛苦的一生。可让老人没想到的是,自己的儿子在放生老马时无意中出卖了它,老马惨遭屠刀,灵魂不瞑,它思念主人,转世成了老牧人的孙子。有一天,这个孙子像马儿那样嘶鸣了几声,竟背负起老人一路奔向了崇山峻岭……这个小说是我偏爱,文学的魅力正在于此,它用一个故事的形式告诉你,人的心灵是什么样子的。虽然万字篇幅远远不能尽述一个人,但读罢却会让你无法忘记这位老牧民,无法忘记他布满硬茧的双手,和他凝望草原、马以及人生过往的老道的眼睛。

《第三条河岸》讲述的也是心灵的故事,与巴西作家罗萨的河岸不同,这是草原人的河岸,它不在虚无处,而是在河流上空,那是蒙古人信奉的长生天。长生天对万物的救赎,侵略者对自己罪行的救赎,淳朴的牧民对无辜生命的救赎,都蕴含在这小小的篇幅中。我采撷的草原故事还有《到底发生了什么》《告诉你们,我要杀人》《白狼马》等,当然还有森林故事《六叉角鹿》,它描写的依然是人心,是人面对大自然丧失的敬

贾平凹先生曾把文学喻作一条瀑布,而作为写作者,每个人都是端着碗在瀑布下面接水的人,有的人接得多一点,有的人接得少一点,但顶多也就一碗水。写作将近20年,作品已有100多万字,虽说写作仍在持续生长的状态,但我深深明了,这些从瀑布下面接到碗里的水,在思想、艺术形式、语言技巧等诸多方面,都实实在在地火候欠缺,微不足道。

所有的名字和脸孔

羌人六(羌族)



常常思考:写作,只是为了混个脸熟、凑凑热闹吗?写作,只是为了挣稿费养家糊口吗?写作,只是为了在某个小圈子里“坐井观天”吗?写作,只是所谓的自娱自乐或者自我安慰吗?曹禺23岁写出《雷雨》,张爱玲23岁已经完成《金锁记》,肖洛霍夫23岁已经写出史诗般的长篇巨著《静静的顿河》前两部。这些年,我也时常扪心自问,你写出了什么?你能让人记住的作品是什么?我的那些作品,不过是一些还没有经过风雨锤炼的精神花朵,也许只是花朵,谈不上果实。基于这样的自知之明,我常常羞于参加各种文学活动、聚会。

怕热闹倒不至于,只是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。文学属于“慢”,写作也应该要慢。几年前到九寨沟,一位作家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一个真实故事,说是有个外国小伙伙跑到九寨沟,研究那里的金丝猴部落。为了赢得金丝猴的信任,他在栖息地旁边定居下来,与金丝猴朝夕相伴,平时也基本不到县城闲逛,因为金丝猴对人的气味特别敏感,就那样离群索居、餐风露宿待了两三年,终于写出一部关于金丝猴研究的专著,因而成为国际知名动物保护专家。如果不是出于慢,出于耐心,出于专注和执著,这个外国人是取不了真经的。我想,写作也是如此,一定要慢慢耕耘、持之以恆。

“它们要开花,开花是灿烂的,可是我们要成熟,这就要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。”诗人里尔克如此写道。一度,我对自己的写作感到不满、沮丧,我不仅渴望自己成为一个成熟的人,也渴望自己能写出相对成熟的文学作品。但写好作品,又似乎太难,进步也慢。一个人身体发育走向成熟只要十到二十几年时间,而读书写作,是精神上走向成熟的长途跋涉,是一辈子的事,需要一生的付出、坚持。湘西民歌里有句歌词,叫“冷水泡茶慢慢浓”,听着有些舍近求远,但其实,据说冷水泡茶的效果一点也不差,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,茶的本色、茶的清香、茶的营养就会慢慢渗入出来。慢,是一个写作者的基本属性和应该秉持的态度,一个写作者,应该成为一个慢人,一个在纸上孜孜不倦、勇于求索的攀登者。该慢不慢、欠于其道,慢工才能出细活。

某种程度而言,散文集《绿皮火车》即是在秉持这样一种常识或者态度下完成的。或许它们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瑕疵,但我知道自己已经付出过百分之百的心血,尽了全力。因了它的到来,曾经于内心和记忆深处晃动的名人、喜怒哀乐,出现过的所有名字和面孔,都重新拥有了那片崭新的天地,甚至命运。我感到骄傲,更多的则是惶恐。

我眼中的散文长什么样子? “文学创作,离不开对世界、生活的观察、经验与想象,散文亦是。散文的魅力在于海纳百川,作为一种自由、灵活、包容的文体,个人对世界、人的生活、生存景况、世道人心的凝视与思考,构成散文的血肉之躯。散文是写作者的心灵史和树洞,总是自带体温 and 体香。优秀的散文滋补灵魂、抚慰人心。散文作为文体的优势有时会导致散文创作的随便,写作者必须有

在里面流动、呈现。然后,看看能不能在河里抓到你想要抓到的鱼虾,像摸高,你必须让自己伸出手臂,竭尽全力跳起来,并且是朝着那个高度。回首近年散文创作,个人最大的体会,就是散文写作必须时刻保持警惕,警惕那种抱残守缺、站在巨人肩上、卖弄知识的聪明式写作,要珍视语言,要不留余地甚至铁石心肠地拒绝用简单、直白的语言创作,要知道你的读者眼睛雪亮。此外,你得偷偷在文字里多藏些秘密,作为礼物,等读者去揣摩,等读者去发现。”

去年,因《红岩》刊发散文《蝴蝶效应》,要配发创作谈,匆匆笔就上述文字。关于散文,迄今为止,我仅写过上面这样一段巴掌大的创作谈。也许,散文要追求的是一种“共鸣”。几年前独自漫步老家梅林,林间偶然发现一棵树,孤勇地从一块巨石腹中冒了出来,巨石被活生生挣裂出一道宽而长的豁口来,于是我写了《一棵树》,写了《石头上的树》,我为它感动,为它强韧的灵魂而真心赞美,我毫不怀疑这树是一段人生隐喻。因此,石头上的植物,比起林子里那些俏丽挺拔的同类,即便跳起高来,也远远短了一截;也许,散文要追求的是一种超乎生命之上的“境界”。不久前看过一篇小说,写的是战国时候有个叫纪昌的人,想成为天下第一弓箭手,于是遍访名师,最终梦成真;然而最有趣最动人的是,古今无双的射手奇人,晚年却连自己最熟悉的弓箭都已经不知为何物,完全忘掉了……

想起已经变得有些遥远的2004年秋天,初次离开断裂带,走出大山,到40多公里外的江油中学读书,期间,偶然写了一首题为《归蜀》的抒发思乡之情的小诗,后来,这首诗被年轻态的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朗颂,从此爱上文学,爱上读书写作,痴心不悔。或许,岁月使我变得孤僻、胆怯、寡言,但与此同时,那个粗糙的我也在变得细腻、宁静、丰富。

《绿皮火车》收录的20篇散文,除了写作和反复打磨,也经历过许多漫长的等待才逐一见刊发表。入选中国作协“少数民族文学之星”丛书,由作家出版社出版,亦是一段奇妙而美好的缘分。这部装满了过往以及出生地父老乡亲喜怒哀乐、人事变迁的绿皮火车,已经驶来。时光里我再次看到那所有的名字和面孔。读书写作,虚度光阴,写下作品,但愿逝去的岁月能在某一天、某一双眼睛时返青——我始终怀着如此信念,毫无疑问,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欣赏这部作品,然后告诉我,它就像温柔的箭矢一样,带着冬日的阳光,已经悄然射中了他或者她那颗清澈光明并且同样对生活、对命运、对大地满怀敬畏、热爱、信念与善意的心灵。

意识地增强散文写作的强度、难度和韧劲。创作之际,我会提醒自己,不要走老路,不要走近路,不要走寻常路,老老实实、认认真真,一个字一个字、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地写。要有新散文意识。我较为满意的作品,万字以上居多,有时,我不知道这是强迫症还是愚蠢,但我就是这么想的,也是这么干的。散文写作,我总是力所能及地追求独特(意象和词句的组合),追求缓慢,追求叙述上的标新立异,用现代、陌生化的语言写作。散文,如同在大地上自己开凿一条河床,让渴望表达的内容、意象

评论

沉静的草原与喧嚣的世界

陈涛

《请喝一碗哈图布其的酒》是一部小说集,收录了海勒根那近些年来所创作的中短篇小说。纵观这些作品,其故事发生的时间跨度大,涵盖了从抗日战争时期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再到当下;题材丰富多元,有反映美丽乡村建设、抗日战争的作品,也有弘扬蒙古马精神、书写少年成长励志的作品,还有表现底层社会的生存与挣扎的作品。它们风格各异,叙述技巧多样,可读性与现实性强,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其优秀的创作才华。但如果仔细分析,便会发现这些故事背景无非是两处,分别是草原以及草原之外的世界。《巴桑的大海》《到底发生了什么》《请喝一碗哈图布其的酒》《第三条河岸》《告诉你们,我要杀人》《杀死一只羊》《白狼马》等属于前者,《蒸汽火车呼啸而过》《午夜沉溺》《能动嘴就别动刀》《十八岁出门打工》《清白的玉米》则属于后者。

在以草原为背景的作品中,作者主要用两种方式切入并推进故事,一为闯入,一为出离。闯入者中有草原上的盗马贼、陌生人,有草原外的城市朋友以及日本人,甚至还有一匹不知来自何方的白马。出离者是为梦想奔赴远方、身残志坚的青年与难以忍受家庭折磨而逃离的女人。他们的突然闯入与出离,犹如一声响雷,震破了草原某个角落的安宁与沉静,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暂时从日复一日的庸常日子中跳脱出来,与闯入者和出离者共同演绎了一幕幕草原悲喜剧。

在作者笔下,草原美丽温暖,是犹如世外桃源般的存在。草原上的各民族人民展现出诸般美好、可贵的生命品质。《巴桑的大海》中,幼时失去双腿的巴桑,在偶尔进入山洞后听到了类似大海喘息的声音,于是产生了对大海的向往。在巴桑的心中,大海是信仰般的存在。由于残疾,巴桑忍受着伙计的侮辱,但他不服输,不向命运低头,苦难并没有将他压垮,反而将他磨炼得愈发坚强,并且至死葆有一颗良善的内心。《请喝一碗哈图布其的酒》中,面对突如其来的高大的异乡人,当地人以美酒美食相待,草原人的热情好客与淳朴民风扑面而来。《第三条河岸》中,面对逃亡中的日本人一家,两个小伙子没有告密,战争并没有泯灭他们的人性,他们身上体现的是一种超越一切的大爱,这种高贵的人性促使他们救下了即将死亡的日本婴儿并将其养大。《杀死一只羊》中,牧民对民族信仰的传承与坚守,对自然的敬畏体现得淋漓尽致。《白狼马》中同样体现出了对祖先的敬仰和对蒙古马精神的弘扬。有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形象并不光彩,如《到底发生了什么》中的“我”是个盗马贼,《告诉你们,我要杀人》中横行乡里、好勇斗狠的努桑哈,最后他们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

从以上这些作品中,我们也可以看出,对于有关草原的一切,作者都熟稔于心,他写山河:“清澈的乌力吉木仁河如同一条银带缓缓伸展,飘动;远处,群山如黛,白云像昂扬的雪峰一样高耸,又似一群天马奔腾蹄踏。”他写天气:“早上,银灰色的晨雾一如往常,徐徐压着宽阔的依敏河谷和低矮的丘峦。”他写白马:“旁若无人,仿佛刚刚出浴的天鹅那样高扬起脖颈,眼眸里的灵气咄咄逼人,一对公狼才有的尖耳随着四面来音机敏地动来动去。”“它满

踏上生活的绿皮火车

刘皓

四川羌族青年作家羌人六的散文集《绿皮火车》入选了2021年度“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”丛书,能入选的都是本年度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顶尖作品。《绿皮火车》是羌人六近年来的散文代表作精选,在这些作品中,我们看到的是老练的文笔、流畅的叙述、对细节的掌控和在文字中流淌的由生活带来的种种思绪。

散文是作者真实情感的体现,羌人六也用文字将他情感深处留存的东西展现给读者。我们看到了他真切的生活、明了的情绪,也感受到了他所经历的种种。

断裂带是一个地质学上的名词,是由大陆板块运动造成的一种地质现象。羌人六的出生地位于“龙门山断裂带”,也是四川的强地震带,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是几百年以来这个地震带最大的地震,也是国人心中悲怆的痛,但羌人六并没有刻意强调这场灾难留下的伤痕,而是把这些痛和悲留存于记忆中。“这一年五月份,草儿的家乡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地震。地震当时,为了及时疏散班上的学生,草儿把自己留在了最后,就这样,一个美好善良的生命和灵魂,带着异常的坚定和无尽的遗憾,匆匆忙忙画上句号。灾难很快过去,伤痛很快被遗忘。只是,不知哪一年,也不知道是谁,把山里的野山梅改良了,一棵棵种植在这大山的角角落落。”(《梅花以吻》)

在羌人六的文字里,断裂带不仅仅是一个名词,更是羌人六的精神寄托和升华。就像他在文中所写:“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来龙去脉,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来龙去脉。断裂带,是我的来龙去脉。”(《人在大地上四处流淌》)或许,他想通过“断裂带”这样一个语义中带着撕裂的词,让他感受到他对于过去的感觉。“断裂带”三个字是羌人六记忆深处的灵魂感悟,“断裂带”是家乡,也是回忆背后挥之不去的思绪。

羌人六作品的内涵,通过标题给予了读者直接的感知。《绿皮火车》对于羌人六来说其实是新的梦想,是他改变生活现状的方式,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,当他踏上绿皮火车后,都来到了一个全新的生活状态里。《羊图腾》以一群幼年时看到的羊为引,写出了孩子内心天生的善良和同情心:“经历这件事,我才知道羊其实并不软弱,骨子里反而有很多珍贵稀缺的品质。关键时刻,它们会团结起来,坚决捍卫属于族群或者同类的安危。此后多年,我再也没有摆脱掉过羊。事实上,那群春天的羊,一直秘密地尾随着我。它们,在我的人生里拉开了羊图腾的序幕。”(《羊图腾》)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,羌人六笔下的生活和家庭充斥着裂痕和不安,自己的童年、少年、成年,自己的父亲、母亲、妻子都没有给自己快乐:“我对自己眼下的生活或者状态既茫然,又惶恐,好像生命周围满是浓浓的雾霾,不见天日,也没有方向,不知道自己应该何去何从。”(《无根者》)

羌人六没有避讳自己对过往生活的厌恶,也直白表达了自己对于改变的束手无策。“我所拥有的,不过是一

腹心事,双目忧伤,漫无目的。包布和老人在后面紧赶慢赶,一边不断呼唤它的名字,可后者更像个性的孩子,对老人不理不睬。”他写羯羊:“仿佛听懂了似的,眼角下边竟湿润了。那是一对儿鼓冒冒的褐黄色的眼睛,像草尖上的两颗被放大的露珠,晶莹剔透,凸凹镜般映照着天空和草原。”他写人的吃相:“刀法娴熟,波澜壮阔,左手拿肉,右手内握,大拇指按着刀背,行云流水一般,将削下的条条雪白抑或黑膜抿到唇边,随着‘咻’的一声,那片肉就像条虫子一样被吸吮到嘴巴里,然后舒舒服服地在舌间伸伸懒腰,打上几个滚,便被喉头迎接了去,没来得及咕噜一声就消失不见了。”他写牙齿:“颗粒饱满,雪白坚硬,在阳光下像白玛瑙一样闪闪发光。”他写汗水:“狼赫尔像口慢慢烧热的锅,脸色红如猪肝……那是热气腾腾的汗水,足以煮熟一锅馒头。”远方朋友’也出汗,但是那种细细密密的,像清晨草原上看不见的温凉露水,只有浸湿了靴子或马蹄才让人知晓。”作者用准确、灵动的语言,熨帖自然的叙述,传递出了他对草原以及草原人民那种早已融入血脉中的深情。

当作者的目光离开草原,转向外面的世界时,呈现于作者笔下的是充满了坎坷、动荡与挣扎的生活。《午夜沉溺》讲述了一个年轻人因为赌博导致一无所有、众叛亲离,从而铤而走险入尸劫杀人,最终被警察缉拿归案的故事。在这个作品中,作者对凶手作案前的心理描写扣人心弦、跌宕起伏,可谓精彩至极。《十八岁出门打工》这个题目很自然地会让我们想到余华的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,这两部作品中的“我”都是单纯的,少不经事,充满了对故乡之外世界的好奇,但他们注定要经历生活带给他们的艰辛与磨难,这也是他们成长道路上的必然。《能动嘴就别动刀》讲述的是一对父子之间的情感故事。作者通过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叙述,带给我们不同的思考指向。我们看到儿子对父亲的怨恨,父亲对儿子的苦心,正是在一次次的讲述中,父亲的形象日益清晰。在《清白的玉米》中,我们看到了一个被冤枉的民办教师阿根的形象,因为一张纸莫名成了强奸犯,并且入狱。妻子难堪屈辱,带儿子去了没人知道的远方。好在阿根最终赢得了属于自己的清白。在这些作品中,《蒸汽火车呼啸而过》是相对温暖的,故事发生于40多年前,有对少年时光的深情回望,有对平安和白玲朦胧而凄美的爱情描写,那种纯真真挚的情感唤起我们青春的疼痛。

在这部小说集中,作者试图通过不同的创作手法,去描摹他所感受到的生活。当他面对草原时,他的内心是自由的、从容的,如同空中翔鱼、空中飞鸟;当他面对草原之外的世界时,则是忧虑的、沉重的,他看到了外部世界的喧嚣及其带给我们的酸楚与痛感,这也从侧面衬托出了草原的沉静与美好。海勒根那曾凭借小说集《骑马周游世界》获得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,颁奖词中写到,海勒根那“由草原出发,讲述现代故事,从草原、马背到无尽的远方,打开了流动多变、出人意料的思想空间”。我认为,这段话同样适合于这部优秀的《请喝一碗哈图布其的酒》。

无所有。更大的威胁来自脚下的路,它让自以为是、满腔热血的我深感不安,整个人似乎都要在内心的愧疚当中沉没了。”(《露德圣母堂》)《食鼠之家》淋漓尽致地把全家“最为惨淡和黑暗的日子”披露在我们面前,在作者笔下,本应快乐的事情也变得无趣而可悲起来。在鱼塘偷鱼、在河里洗澡,对于孩子来说,本该是愉悦的事情,但在他的文字中,这些事都含着无奈和隐痛,莫非只有悲情才能让人成长?或许是的,羌人六经历过多不愿意回想的过去,而这些过去也在他的生命印记中留下了不灭的痕迹,没有让他沉沦,而是让他昂头,不要再回到以前:“不是苦难的缩影,而是一个充满寓意的手势,手势在冲着现在的我欢呼、咆哮,似乎在告诉我,我是从它的屋檐下走出来的,不是唯一,而是众多身份尚不明确的一员。”“时隔多年,这些经历在我的身体里长成了一棵大树,它经历过风风雨雨,从未倒下。”(《食鼠之家》)

虽然我们看到了羌人六的痛楚,但我们同时也感受到了他真正的需要,写作让他找到了自己生活的动力:“写作,光有一大堆想法,如果不写出来,烂了也就烂了。没有作品,不行。”在绵阳三里村写作的四五年间,写作和生活的激情并没有进步缓慢而“日薄西山”。(《日薄西山》)“我喜欢读书和写作,是为了少说废话。写作读书是多虑,幻化无常的世界,我相信谦虚也是一种‘活法’。”(《遍地苍苔》)“对我来说,最大的幸运便是将这些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遭遇写下来,把一颗在食鼠之家长大的赤子之心写下来,永远留在纸上。”(《食鼠之家》)

作家写下的,都是他们自己看到或听到的,我们读到的,就是他们的回忆。好的散文要让读者有共鸣,让读者觉得自己也是事件的亲历者,是作品的一份子。用断裂带来贯穿整个散文集,或许是羌人六有意为之,他也许是想将现在和过去隔开,让过去的回忆和思绪都留在以前。但是,断裂带已经存在,它不会变,也不会走,无论是写在纸上还是留在记忆中,我们都不能把过去隔开,羌人六也一样,也会在过去的记忆开始新的生活。

羌人六的文章深刻而真实,但很多内容在不同文章中重复出现,比如被表哥用气枪打到大腿,舅舅能赚钱却管不住舅妈,大伯被全家人厌恶等情节,出现了多次。作为单篇,也许会有会感同身受,但在一部集子中多次看见相同的故事,难免会感到厌倦。

读完整本作品,可以看出,羌人六不喜欢他经历过的生活。但是,当他踏上绿皮火车后,他对新生活就有了期许。在绿皮火车上,没有家庭的烦恼,没有工作的牵扯,有的是对新生活新环境的期待。虽然从绿皮火车上下来后,在新的环境中,可能会从新鲜到熟悉再到麻木,然后继续困顿;作者是不是会再次踏上绿皮火车,去寻找另一种没有体验过的生活,我们不得而知。但是绿皮火车终究会到站,到站后,面对的依旧是生活。